

我是怎样 战胜癌症的

顾德如 编著



人民军医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我是怎样战胜癌症的

WO SHI ZENYANG ZHANSHENG AIZHENG DE

顾德如 编 著



人民军医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怎样战胜癌症的/顾德如编著.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5. 1

ISBN 7-80194-386-4

I. 我… II. 顾… III. 癌—治疗—普及读物
IV. R730.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3677 号

策划编辑:姚磊 加工编辑:薛映川 责任审读:李晨
版式设计:周小娟 封面设计:龙岩 责任监印:陈琪福
出版人:齐学进

出版发行: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通信地址:北京市复兴路 22 号甲 3 号 邮编:100842

电话:(010)66882586(发行部)、51927258(总编室)

传真:(010)68222916(发行部)、66882583(办公室)

网址:www.pmmp.com.cn

印刷:潮河印业有限公司 装订:京兰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7.5 字数:163 千字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购买本社图书,凡有缺、倒、脱页者,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010)66882585、51927252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是一位抗癌获得成功的朋友。他以诙谐、幽默和粗犷的文字，真实而动人地讲述了多年来以顽强的斗志、乐观的心理、科学的态度，向恣意横行的癌魔进行抗争，夺得了宝贵的生存权利，开拓了人生新篇章的过程。书中展示了作者战胜癌症的卓绝历程和色彩斑斓的心路历程，总结了独特的将医学知识与人生哲理相结合的抗癌、治癌经验体会，具有很高的实际参考价值，是肿瘤患者及家属很值得一读的、不可多得的书。

责任编辑 姚 磊 薛映川



目 录

第一篇

缘何续新篇谈抗癌

《夺命》所得不菲.....	1
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3
能“拴住”人.....	8
感染力感召力强	14
有催人泪下之功	22
招来好的评价	24
在癌症患者及其家属中算是吃得开	27
在中老年人中有市场	33
被文学爱好者视同故旧	35
赢得医家称道	39
赠给主人一份宽慰和自信	40
献“干货”以飨读者	43

第二篇

风云变幻瞬息间

一场“遭遇战”.....	52
一张“新试卷”.....	58

(一)尚有余“经”未“念”完	64
(二)岁月催人老	65
(三)党恩当报“债”应清	66
(四)油未熬尽灯怎灭	67
(五)人人生畏非好死	68

第三篇

事出自有因

烟在作祟吗	70
酒在捣鬼吗	75
莫非因遗传	80
食不该食吗	82
事从气字出	86
紧张难有好	93
劳累会生灾	95

第四篇

人生一路风光好

挫折原为挑战	102
遭冷遇也是考验	107
是笑何忌强颜	112
身“下岗”心“在岗”	115
病多岂容志摧	120

第五篇

敢斩阎罗讨得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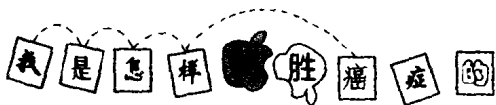
找出死亡的美好来	126
----------------	-----

淡化对死亡的恐怖·····	130
努力开挖能活的理由·····	134
把追求欲火烧旺些·····	141
让母爱再教一次驾·····	144
得饶自己时饶自己·····	150
大小“转移法”一齐上·····	154
变法儿不让气攻心·····	160
努力向他人献爱心·····	173
人各有异何必求同·····	176
主宰自己见坏该收·····	185
投医问药须走正道·····	191
重在强体何必强求·····	194
勤锻炼也拾棋坛趣·····	197
慎吃喝把好进口关·····	203
吃法普通疗效高等·····	206
勤牵手助我破关隘·····	212

第六篇

喜甚特献降魔经

读书读对了·····	217
信大医院好·····	219
精神能灭癌·····	222
不轻信为上·····	224
作且活打算·····	228
能省的钱省·····	230



第一篇 缘何续新篇谈抗癌

《夺命》所得不菲

我现在动手写这本书，全是由《夺命》给“招惹”下写的，纯粹是叫《夺命》“逼”的。

患中晚期胃癌之初，我就想：只要癌魔大发慈悲，两三年内不拘我走，我便写一本谈我抗癌的书，供癌症患者宣泄感情。后来我写了，并承蒙人民军医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热情帮助与大力支持，被冠以《夺命》的名字正式出版发行了。《夺命》面世了，它不只是一本供癌灾灾民们宣泄感情的读物，它所引起的社会反响比我预料的要好得多，它所受到的综合评价之高是我不曾估计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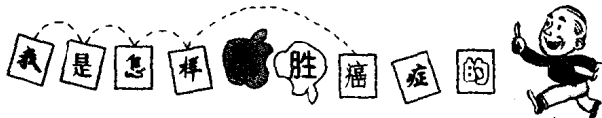
往下我该向读者介绍人家究竟讲了哪些好话，哪些鼓励的话。这却使我犯难了，本来人家说过了也就算了，自己除了留下一份感激之情外，就不要往心里去，当没有发生过的一样，不能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可我现在要一五一十地照讲不误，岂非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吗。当然了，借的是别人之口，但性质似乎一样。生活的经历使我觉悟到：自我感觉那么的良好，卖弄，显示，招摇过市，惟恐别人不知自己的“杰出”，谁能欣赏你，高兴你，谁能买你的账，人嘛，还是谦虚一点好，说自己不咋的，不如别人，人家还能把你当废品往废品收购站送，当处理品往信托商店送。中国历来提倡谦虚。谦虚是中



我是怎样“胜”癌症的

国人的美德。讲究谦虚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只知道努力地去干，用心用力地去对待我干的每一件事，至于是非好孬让人家评估，我全神贯注地当好我的“哑巴”角色。由我记录下《夺命》所赢得的掌声、喝采声，有悖于我的为人之道。可我得干。我便找干的支撑理论。理论总归是会有，就怕你愿想不愿讲。现如今许多的厂家、商家在宣传自己所造所卖的产品为闻名全国、享誉全球的好货。许多人在征婚广告中写明自己有房、有私车，有高薪，有美貌，有特长，无子女，无负担。许多名伶、名流、名士、名人做广告推销食品饮料、衣服鞋袜、茶叶酒菜、中西药物、大小车辆、机器设备，也同时进一步推销了自己。许多教练也敢像外国的教练一样，声称参加比赛就是为了奔冠军去的。有的人甚至通过搞歪门邪道往“名人录”里挤，往名科学家、名艺术家、名作家、名教授等高层人士堆里扎，自然是一种腐败现象，不能效法他们。看来宣传一下自己，打扮一下自己，称道一下自己，讲一讲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似乎不值得大惊小怪，不属于下三烂的行径，甚至是一种时兴，一种风尚，咱要是扭扭捏捏、盖盖藏藏，该出手时不出手，该说话时不说话，说不定还落个“古板”、“迂腐”、“正统”的骂名。我才下定决心和社会的新潮流接一次“轨”。如果影响不佳，下次打死也不干就是了。我坚持照葫芦画瓢的原则，人家怎么说的就怎么写的，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绝不干添油加醋借机炒作自己的勾当。

我一直编着书，撰写着文章，并且正式出版和发表了一些书和文章。它们都是“平庸之辈”，都是在社会公开发表水平线上晃荡的货，出来了，面世了，像鸡儿下了个蛋，树儿结了个果，是极平常极普通的事儿一桩，发生了跟没有发生了的几乎一样，掀不起一点波澜，引不起一点响动。我可不敢声张，更



不敢用来送亲友和熟人，招摇过市。只是把它们朝我的书架上一放，让它们默默地久久地承受尘封尘压之苦，未对它们作多想，也不敢作多想。《夺命》出来了，起初我只以为它不过是又一个“蛋”，又一个“果”而已，出来了就出来了，仍像以往一样，以一颗平常之心对待它，并没有指望它能给我带来太多太大的喜悦、振奋和惊奇，而只是把心思用在再制造一个它的“弟弟”、“妹妹”来。但是，人间正道是沧桑，今非昔比，它居然不被人们当作俗物看，着实使我发愣了一阵，感叹曰：眼前所发生的果然是真的吗？！

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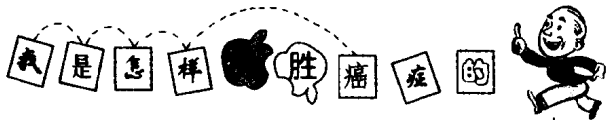
《中国新闻出版报》以“新书《夺命》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为题对《夺命》的正式出版做了介绍。《军医信息报》载文指出，《夺命》面世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诸多的报刊、电视台、广播电台派出记者竞相报道和制作节目。一家电视台的记者打电话给我说：《闯过死亡关》的节目在上海《东方电视台》播出后，《夺命》一书在上海引起了轰动，许多人想得到它。我的一个朋友深夜打电话给我，向我贺喜庆功，说是《夺命》这一炮打得挺响，我也因此一夜成了名人，等找个时间来拜访一下我这个名人。我“回击”他说：“你今天晚上肯定跟妻子儿女们大鱼大肉了一通，直到现在啤酒和那些食物还堵满了你的嗓子眼处和你的胃部，兴妖作怪，使你无法安寝，做不成娶媳妇的梦，便抠那点子打我的主意，花几角钱的电话费拿我寻开心，帮助你消化。不过，我还是由衷地感谢你的，至少你舍得拿起电话就跟我开玩笑，不再像以前那样视我为等死的人，行将就焚的人，只配享受你的关心、同情、怜悯的人了。这可



我是怎样“胜”痛症的

是我顾某人多年之所盼，今日始得如愿以偿，开心呀，痛快呀，要不是北京市公安局有禁令，我非买几十条炸鞭、几十扎‘二踢脚’放放不可，好好庆祝受苦人也有了今天。可是，寻开心你也得有个分寸呀，也不能太离谱呀，你不觉得你这样干显得太残忍了吗！”他说：“我说的是实情，何残忍之有？《夺命》我已看过，觉得它理应出轰动效应。你不以为你根本没有本钱值得我拍你的马屁吗！”这天晚上我还接了过去一位好心的同事打来的电话，听他告诉我《夺命》出错的地方。说到中途，他告诉我，他的夫人（我与她很熟）在一旁拼命“搞破坏”，不让他继续讲下去，理由是干嘛尽指错的，而他却不听她的，还是要讲完。因为他估计《夺命》很可能要再版，要配合我在再版前把所有的错误消灭掉。他一度曾任过一家军队出版社的副社长，是业内人士，他对《夺命》前途的展望自然使我颇受鼓舞。

强烈反应的形容是过了头的。轰动的说法也很难说是实事求是的。不过，反应确实是有一些的，小摇晃是发生了的。患胃癌后，我是有些像电影《舞台姐妹》中的商水花那样遭到冷落被人不理不睬的，加上我甘愿寂寞，不愿与人交往，所以境况大有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味道。亲朋故旧登门的少了，新闻界的人士更是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夺命》出版后，我的家陡然增添了许多生气，我一时间成了个大忙人。那些日子里，虽然不到我家的门槛被记者、编辑、编导、摄影师们踢破了的程度，却是隔三岔五有采访的人或按电铃或打电话来，使我颇有点应接不暇之感。我计算了一下，共有包括《北京青年报》、《解放军报》、《中国老年报》、《健康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质量报》、《中国消费者报》、《解放军生活》、《人民军医》、《解放军健康》、《军医信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



京人民广播电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五洲传播中心《东方视点》工作室和北京电视台等在内的十七八家媒体作了《夺命》及其相关的报道，或编发了消息，或写成了人物专访，或登载了文章，或制成了录音带，或拍摄了人物专题片，或发表画页。有的放在了较显要的位置，如《北京青年报》在第4版头条的位置登载了消息，还配发了照片。有的用了很大的篇幅报道，如《中国质量报》用了将近1个整版的版面。《中国消费者报》用了3/4的版面。有的在登了通讯的同时，还配发了短论。有的选择在黄金时刻播出。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老区建设画报》摘要转载了《夺命》的一些章节，并加了编者按语。

一个年轻导演曾与我商谈，拟将《夺命》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

中央电视台、《知音》杂志社、《中国妇女》杂志社和南方某城市的一家杂志社，也曾有过对《夺命》进行宣传报道的打算。

就为这该死的忙碌和应酬使我相交了一个，却得罪了另一个。有一天上午10点钟左右，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传来一位女士的声音，她说她在本市某单位工作，是一位胃癌患者的女儿，打电话有一事相商，她今日即领自己的父亲前来我家，请我传经送宝，讲讲自己是怎么从癌症“队伍”中“复员转业”的。我告诉她近日我家挺热闹，不断有记者编辑来，此时此刻北京电视台的《金色时光》栏目的编导杨明同志就坐在我家的会客室，需要我接谈，今天是星期五，她可否在下个星期一再打一次电话与我联系。她如约打来电话，不巧又逢《中国老年报》的李三记者采访我。她第三次打电话给我时，又值我去北京广播电台参加制作《老年之友》的节目，当“主角”的，只好请她过些日子再联系，但此后一直没有音信。又有一天的



我是怎样“胜”癌症的

早晨，也是一位女士打来电话，说是她在北京工作，她在乡下的父亲患了胃癌，她想请假回老家把他接来，然后领他来我家，请我给她父亲上抗癌的课。我告诉她我眼前没有工夫，安排不过来，过一段时间再说。直到现在，她都未来找过我。我估摸着这两位女士可能对我有想法了，生我的气了，说不定还在背地里损我：撑死了不就是个中晚期胃癌患者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摆臭架子，闭门谢客，一个未得志便猖狂的小人。

《夺命》的出版所产生的效应，不是轰动效应，而按我的说法是产生“摇晃效应”。我的一位军报老上级、作家，看了我赠给他的《夺命》，对我进行了一番鼓励和表扬之后，要我对《夺命》的一些材料进行组织、整理、加工，写出一篇品味人生的文章寄给他，争取在《中华魂》杂志上发表。我遵命很快完成任务。《中华魂》杂志 2001 年第 7 期刊登了拙文《我的夺命大战》。

记者、编辑的冲击波尚未消尽，接踵而至的是索书的冲击波。亲友熟人来要《夺命》，素昧平生的也来要《夺命》。近处的要，远处的也要。最使我感动的是上海众多的要书者中有一位女士和一位先生。有一位女士晚上 7 点多钟打来长途电话问我：“你是顾德如老先生吗？”听声音像是一位中年妇女，我回答道：“‘老先生’不敢当，敝人乃顾德如也。找我有何贵干？”她不愿惟我的意愿是行，没有立即就上正题，而是自己想怎么“运行”就怎么“运行”，说道：“唉呀，我的电话又是打到上海《东方电视台》，又是打到北京《东方视点》工作室，一共打了 3 天共 50 多次电话才搞到你家的电话号码，找到你。找到你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了！”我的下一句话是：“可你为什么非要这样大的呆呢？莫非大脑里飞进了蛾子不成！”我自然没有吐出口，把它咽了回去，让对方继续“运行”她自己的。她发



问：“你写了本《夺命》是吗？”“是的。北京的一家媒体就此事拍了一个专题电视片，很可能不久就要在你们上海的《东方电视台》播放。”“已经播放了，我已看到了。”“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呢！”“我就是因为看了电视才打电话找你的。我想要一本书，可以吗？麻烦你寄给我，收到书后我立即将书款给你汇过来。”《夺命》定价才17元，可她为了得到1本《夺命》，总共花去的电话费我看不能买下一整套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也能买下大半套了。她要得《夺命》的虔诚劲儿几乎能和喇嘛教徒几步一扑倒，千里迢迢一直扑倒至布达拉宫的虔诚劲儿相媲美了。我实在被她感动得鼻子有些儿发酸。我感慨地说：“书肯定会寄，尽快寄，不久你就会收到，放心好了。但是，你必须听我的一句话，即书款不需付了，你喜欢我的书已经足矣！这比付钱更值钱。没有什么能比喜欢作者本人写的书而使作者更高兴的了，我谢谢你。我已向许多陌生人寄出了《夺命》，一律免费，你当然不能例外，你说对吗！”

在接到这位女士的电话的第3天，我又接到另一位先生的电话。他只讲了他打了近30次的电话才搞清了我家的门牌号码，没有说用了多少天。嘿，花费要比刚才那位女士的少些，怕也够买半套《中国大百科全书》了吧。他说他想要1本《夺命》，请我给他寄去，书到后即将书款寄给我。他要我记下他的姓名、住址、邮政编码。我说：“且慢，还未谈好条件，怎么能糊里糊涂就寄书。”“说吧，什么条件？”“想要书就不要汇钱来，不想要书就汇钱来，何去何从，悉听尊便。”“那多不好意思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我不是靠卖书卖稿维持生计的，政府给我的酬劳颇丰。再说也是我为自己立下的规矩，‘开仓放赈’，要我的书者只管白食，不必操心，一手交货一手交钱的事，你怎能带头破坏我的规矩。”“那只好听你的了。”“这才



我是怎样“胜”癌症的

对嘛。”

索书的冲击波持续的时间更长，直到现在尚有余波。好在这次出版社给我的书多，否则，岂不是抓瞎了。

能“拴住”人

《夺命》出版后，我给不少的亲戚朋友和熟人分别都寄了1本。做了友情的表示，完成了又一次交往，我就心安理得了，没有多去考虑《夺命》的命运。就好像嫁女儿，历尽艰辛，搭进去了许多物质和精神的东西，慷慨地让她去了婆家，算是对得起一双亲家外加女婿，也就够意思的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是人家的人了，在人家那边过得怎么样，女婿和公婆待她怎么样，看法如何，评价如何，遭遇如何，就别多操心瞎烦神了，管那么多干什么。我不曾想过《夺命》还算给我争了气。一位朋友在电话上给我谈《夺命》的读后感，从声音里觉得他的情绪不无激动：现在我正读着你的书，写得挺不错。我的阅读兴趣很浓。多年来我读此类书很少发生过这种现象。阅读使我忘记了抽烟，今天下午已经读了几个小时了，一支烟还不曾抽过，只想一页接一页地读下去，记不起抽烟的事了，也舍不得把工夫耽搁在拿烟、点烟上，要是干别的事，怕早已有几支烟被灰飞烟灭了。我是抽了大量的烟才抽出一本《夺命》来的，浸透了烟气的《夺命》，被别人读着时倒有了“戒烟”的功能，这种由精神变物质，再由物质变精神的过程倒很奇妙，令我喜悦和欣慰。

就在这事发生不久，《夺命》的责任编辑周晓洲同志向我贡献了一个《夺命》蛮有人缘的故事。《夺命》的小样出现在人民军医出版社校对组办公室的桌子上时，一位年轻的校对员



顺手拿来随便看看，一看就被“粘”住放不下，丢不掉，自己不断地命令自己继续朝下看，看完了这页看那页，看完了那页再看下一页，一页一页不间断地看，直到一口气看完为止。年轻的校对员告诉周编辑，他从事校对工作的时间不算短，拿起1本书的小样读了个开头，然后就兴味很浓地读到末尾的现象还不曾有过，这还是第一次。年轻的校对员长时间地“泡”在书的小样氛围中，对小样的“胃口”应该是不怎么好的，就像一个厨师，由于长时间地“泡”在锅灶间，忙碌着烹调着，轮到他自己开饭时，一般地讲对眼前的饭菜是食欲不大的，他是被熏饱了，而他对《夺命》的小样能做到这样，作为《夺命》的作者，我是深受感动的，我谢谢他。

《夺命》能“拴住”人的事例还有很多。我打电话给一位朋友询问一件事，他拿起话筒听声音知道是我后，也不问我找他有何贵干，登三宝殿干嘛来了，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吐为快：“收到你寄来的书后，我有时间就看，白天看，晚上加班看，接你电话的前几分钟刚好看完。挺有魅力，挺引人入胜，谢谢你给我一本我爱读的书。”他的话当然使我受到鼓舞，受到鼓舞更大的，在京工作的我的中学同学——高级工程师马女士的电话。她告诉我说，她已从头到尾将《夺命》读了2遍，而我很清楚，她得到《夺命》的时间只有1周多点。

像往日一样，在看完了每天必看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节目之后，我想到今晚有热水供应，便跨入浴缸中享受热水浴给我带来的舒展和轻松。突然，客厅内的电话铃声响了。瞧人家选择的时间多棒，不早不迟地在我原形毕露、丑态百出的时候让我接电话。为了不使打电话人失望，我就勇敢地当一回“出水芙蓉”，跃出浴缸跑到大厅内拿起了听筒，原来是我的解放军报社的一位老同事、老同学打来



我是怎样“胜”“癌”的

的。他说他这几天一直在读《夺命》，现在已经读完了。他已推荐给他的夫人读，并准备推荐给在军报工作的我认识的一些人读。他动员我也向在京的和在京外工作的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老同学分别寄去一本，让他们也奇文共欣赏一番。接着，他发表了长篇读后感，大谈《夺命》可爱可读之处。他滔滔不绝，越说越动情。我不能不向他亮“红灯”了。一是我身上的水将一大块水泥地滴湿了，还在继续往下滴，万一渗到楼下去，人家向我提出抗议并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我可不是脑子的尽出了门——傻子当了家了吗！二是刚才忘了关客厅里的壁灯，要是对面楼上住的人借着灯光看到我这副无遮无拦一览无余的“光辉”形象后，到干休所领导那儿告发我不顾影响肆无忌惮地耍流氓，接下去的日子我还过不过呀。我对他说，我刚从浴缸里出来，衣服未穿够，得加点衣服，请他稍等。当我穿好衣二番回来后，他又说了很长的时间。他曾是一位解放军报社的领导，无疑属业内人士，他对《夺命》的读兴如此之浓，还加了许多好的评语，说老实话我是很在乎的、很兴奋的。

那一阵子，解放军报社成了我的“兴奋源”，不断发生使我兴奋的事。有一次，我去一位老上级、作家、诗人家里去办事。攀谈之间，他主动告诉了我这样一件事。他的夫人听他说《夺命》读起来有味道就也拿过去读，她出发去东南亚某国工作时还没有读完，但她舍不得等到1年后从国外回来再接着读，便将《夺命》塞进了旅行箱，带着出了国，等到了那边抽空接着读。我听他说时未动声色，内心却是无比的激动。这使我想起一件往事。那还是我在解放军报社时事处工作时，有一天我听说上面要求我们处派一名编辑随同某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某国。那时军报编辑、记者出国基本上是论资排辈的，先挑